

By 姜 丰

青春就这样飞一样飞——有青春易逝的感慨，有时光不再的怅然，

更多的却是一分青春的神采飞扬！那些飞逝的时光，那些飞舞的日子，那些飞扬的心情……



飞一样飞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一样飞/姜丰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646-953-2

I. 飞… II. 姜… III. 姜丰-自传 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8261 号

策 划: 刘 沙

责任编辑: 沈以澄

摄 影: 刘 沙 陈 智

装帧设计: 王震坤

书 名 飞一样飞

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 址: www.shwenyi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 凯基印刷(上海)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×1092 1/18

印 张 $11\frac{1}{3}$

图 文 198 面

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 ISBN 7-80646-953-2/I·504

定 价 5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2262195

姜丰写的书

《温柔尘缘》 散文集

1994 年，复旦大学出版社

《西部故事》 散文集

1996 年，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爱情错觉》 小说集

1996 年，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秋水伊人》 诗集

1996 年，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不舍的玫瑰》 散文集

1997 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《情人假日酒店》作品集

1997 年，作家出版社

《1998年的爱情》 长篇小说

2000 年 9 月，江苏文艺出版社

《玫瑰心》 散文集

2001 年 9 月，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相爱到分手》 小说集

2001 年 9 月，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飞一样飞》

2006 年 3 月，上海文化出版社

《结婚季》

2006 年 3 月，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BY 姜 非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[自 序]

自 “絮”：絮絮叨叨

这件事的提起是在上海。

每次来上海，必定见的朋友是刘沙。刘沙是我的“上海指南”，他对红酒、美食、酒吧和餐厅都眼光独到，上海出了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，刘沙准知道，即使我不定居上海，也能跟得上上海的时尚。我对上海的热爱一大半是对美食和享乐的热爱，所以间接而言，大半是刘沙成就了我的上海情结。于是投桃报李，每每出了新书，都送刘沙。刘沙说，你出了十本书，可是装帧方面实在都不尽如人意。这简直是说到了我的心结。

其实，我跟出过我书的出版社、编辑都成了好朋友，但我不会因此违心说话。看着书架上满满一格的自己的书，是满衣柜的衣服却没有一件自己最钟爱的那种怅然。我北京的家很小，书房是拿来兼做客厅的，三面墙都是书架，客人一进门看到的都是书；里面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，也都是书架，

但是与客厅之间有一道磨砂玻璃门，更私密。我把自己的书都放在里间的书架上，客人看不到。偶尔有朋友进到我的小工作室，看到我出了这么多书，却都不放在人前，大赞我谦逊、低调。我说，因为小气，怕朋友看见了就要书，不好拒绝。我的确不太爱送熟人书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其实是嫌已出的书都不够漂亮。这该算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小虚荣吧。

所以总想做一本漂亮的书，成了我写下一本新书的动力。

刘沙自己拍照片，对图片很敏感。他给我拍过照片，也看过我不少照片，建议我做一本图文并茂的书，并约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沈以澄，一起聊我的新书。沈老师说，她看过我的书，感到还可以做得更好。沈老师送我的她做责任编辑的《沈从文和他的湘西》、《黄永玉和他的湘西》画册和图文书，立刻让我爱不释手。我想她的本意是

送我小的简装本，大的精装本给我看看，因为大的也太重，我要飞回北京，携带也不方便，可是这四本书无论大小都太精美了，沈老师稍稍客气，我就大小通吃，悉数笑纳了。那天我实在是得尽实惠——午饭埋单的是刘沙。

这本有照片、有文字、有十年岁月流逝的新书就这样在齿颊留香之间说定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除了选照片、拍照片，就是想书名。如果没有一个书名，我就不知道写什么，至少就没有写下去的感觉和激情。

最早的书名是“姜丰十年”。朋友建明的反应是，别提十年，把自己说老了。我也觉得这个书名不妥，但不是因为建明说的原因。首先我不可能假装二十多岁，大家最早知道我，是因为1993年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，然后是1994年毕业进中央电视台主持《正大综艺》，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。CCTV

又不会雇用童工，这年龄是算也算得出来的；再说我从来不隐瞒年龄，无论公开场合还是朋友私下，只要有人问，我立刻爽快回答，还连属相一起奉告，以免周岁和虚岁的误差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从来也没有打算隐瞒年龄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诚实的习惯，我不喜欢不诚实。记得有一年，台里部分主持人和制片人在顺义的培训中心开座谈会，吃饭时，我、海霞和另一个女主持人坐在一起，来开会的人里，我们几个年龄相仿，不知为一个什么话题，很自然地说起年龄，我说我1970年生的，海霞也说了她哪年生的，另一个却支支吾吾，说1968年，可一说属相，又支支吾吾，根本不是猴，当时我催问人家，只是无心的闲聊，以为自己从不保密的事，别人也不保密，后来才意识到人家并不愿意说年龄。其实，每一个年龄都是美的好的，二十岁的天真和青春飞扬与三十岁的自信和成熟历练同样宝贵，同样迷人。

不接受建明的说法，还因为一种固执，一种不愿取悦于人的固执。我爱

我的读者，对你们买我的书、肯读我的文字心怀感念，但是这依然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关系。如同交朋友，我愿意喜欢与被喜欢都是建立在真实的本色上。假设被喜欢的是一个我营造出来的角色，我并没有多少快乐。所以，当用心出一本书，还是本色的好，我不知道谁会买这本书，甚至也不知道此刻读着这行文字的你是谁，男女老少，我没有办法、也不愿意专门为哪一人群投其所好，我真实、诚恳、本色、自然地写这本书，和你读这本书的状态我想是一样的。

第二个书名是“大话姜丰”。朋友向阳提醒，这样一本个人影像占很大比例的书，千万不要给人顾影自怜的感觉。其实这也是我做这本书之初的担心和疑虑，我不愿意那么自恋。如果影像不能传达足够的趣味与信息，人家凭什么要看这本书？我可从来没有以为自己羞花闭月，沉鱼落雁，大头照能拿来当画片卖钱。向阳一天打来电话，历数我无数缺点：虚荣、小气、胆小、斤斤计较、心胸狭窄、不守时、好

吃懒做、优柔寡断、朝三暮四……总之，这样一说，我才发现自己的缺点真是罄竹难书啊！一言以蔽之，这个“大话姜丰”，就是一个“姜丰大批判”。你勇敢又诚恳地说自己坏话，就不怕人家说你自恋了。因为在电话里挖掘出无数自己平时不能见光的灵魂深处一闪念，但真的坦白出来，也不过是人之共有的人性弱点。让不能见光的东西见光，竟有种意想不到的快感。可是，天亮醒来，又觉得这“大话姜丰”过于油嘴滑舌，这不是我面对读者的本色，我会觉得别扭。

但还是喜欢那一份有点小尖锐的自我解剖，有几分好玩，有几分认真，无论这是份信任还是顽皮，都像是和很近很近的朋友在一起。我会把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想象成朋友，还是很亲密的朋友，好像你们都读过我以前的书，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我的事情——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当然是有些一厢情愿，但是每一次在电脑前坐定写东西，都是因为这一份想象中的亲近和温暖，和由此而来的倾诉的欲望。

因为这本书图片占很大的比重，所以在给书取名的犹豫中，我决定先做选照片和分类的工作。我的照片肯定比大多数人多，也肯定比明星少。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还是免不了拍了不少棚里的和户外的照片。有好的照片当然我也喜欢，可是总的来说我不太喜欢拍照。这种感觉就像我通常不喜欢出门应酬一样。我厌烦外出应酬就得梳洗打扮，花时间考虑什么衣服搭什么鞋子、配什么手袋等等一大堆的啰嗦事。如果没有穿好、穿合适，又会破坏吃饭的心情，唐突了好好一个饭局。拍照就更是如此。除非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足够从容的心情，我一点也不爱拍照片。每个女孩都爱打扮，但是当打扮变成一种必须、甚至工作的一部分时，也就变成负担。这是我不爱做主持人的一个原因。现在，在剑桥，每每有正式的晚宴或者party，那些我在国内主持晚会的礼服和首饰就得到了大放异彩的机会，我同样会花一个小时化妆，但因为没有演出或者录像的压力，我会因为轻松而特别愉快。

我平时也不爱看照片，一半是因为没有时间，一半是因为照片太多，又没有时间及时整理，所以总是一个个纸袋地堆在纸箱里，连同一本本的影集，都落满了灰尘。这样照片越积越多，灰尘也越积越厚，也就越不愿去理会它们。

整理照片，对我来说是出这本书的最重的负担，其实这也是这本书不断延宕的一个真正原因。

终于，坐下来做这件事。大乱而后大治，一时间，从卧室到书房到客厅，到处都是散乱的照片。把十年来的照片整理、分类，再挑选出可能用于出书的，再按书的章节分类……这件事我做了整整一个星期。整个家零乱得像是刚遭了劫，我亦是蓬头垢面、足不出户，每天晚上在床上扒出一个睡觉的窝而已。

这样隔了很长的时间，集中地看离开校门这十年：从1994年到2004年：毕业、工作、恋爱、写作、留学、结婚。

真的让人无限感慨！

真的是时光飞逝！

像是看自己，又像是看别人。

并不觉得自己现在老，可是照片上的自己那么的年轻，那么的青春飞扬！

——这会是所有已经成年的人间隔了一段时间，回头看过去的照片的感受吧。

回眸的时候，是想看又怕看、又忍不住要看、看了又忍不住心悸的那种感觉……像是小时候面对一件心仪已久的礼物；像是小时候摆弄一个存了快一年硬币的存钱罐；像是小时候好不容易攒够了钱，去照相馆拍了一张一寸照片，一个礼拜后去取照片的路上的心情——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如何，反正我们小时候，因为物质的匮乏而多了很多快乐和痛苦以及微妙复杂的情感与感受。

等你终于下定决心——打开礼品盒，敲碎存钱罐，看到那张一寸照片——其实你说不清自己是失望还是满足，是失落还是快慰，是快乐还是痛苦……总之，你是消费亦消解了原本的忐忑与期待。

这种回眸的感觉，想来想去，只能概括成“飞一样飞”。这句话，乍听，像有语病；细一推敲，语法和词性又都没有错，有些许的飘飘、些许的眩晕，还有些许的年少轻狂。

青春就这样飞一样飞——有青春易逝的感慨，有时光不再的怅然，更多的却是一分青春的神采飞扬！那些飞逝的时光，那些飞舞的日子，那些飞扬的心情……

我蓦然找到感觉，这就是我面对毕业十年的心情，不自恋，也不感伤。时间公平地、从容地、以自己的步伐向前，不容你感伤和留恋。而我由衷地喜欢这十年，这是我生命里迄今最有质量、也最有重量的十年。相信对每个人都是如此，从以一个经济自立的成年人身份步入社会为起点的十年，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应该大都是发生在这十年吧。过去的三个十年，后一个十年总是比前一个十年更有内容、也更有意思。好像这三个十年都在学习、在成长——前面的两个十年是面对书本，是纸上谈兵的演习；后面这一个十年，才

是真刀真枪的磨练——直到今天，用了这么多年，才真的长大成人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正在筹备婚礼；其实此刻，当你看到这篇变成了铅字的文字时，写它的女孩已经做了异国的新妇。

痛一样地痛过，爱一样地爱着……青春就是这样飞一样地飞啊，飞啊……

我把自己有过的痛一样的痛、爱一样的爱和梦一样的梦都献给你——我亲爱的读者——经历过、经历着或者终将经历生命中这样飞一样飞的十年的你。

2004年8月22日 北京家中

目录

002 ■ ■ ■ 自“絮”：絮絮叨叨

012 ■ ■ ■ 辩论季(1993年8月)

小名人的名片

吾师吾友 / 姜丰眼里的季翔

[附录一] 季翔眼里的姜丰

031 ■ ■ ■ 电视季(1994年—2002年)

我把青春献给你

正大综艺连环画

文化视点回眸

自己的罗布泊

[附录二] 姜丰的罗布泊

087 ■ ■ ■ 留学季(2002年1月—2004年12月)

生活在别处

去剑桥 / 新家 / 爱车 / 对饥饿的新体验 / 吃在剑桥 / 再

说康河 / 下午茶 / 尼斯党 / 我的邻居 / 洋感冒 / 春天里的剑桥 / 冬天里的剑桥
[附录三] “勇敢的胖猫”

157

书写季(1995年—2004年)

书写和写书

回眸 / 爱与哀愁 / 去年情人节 / 我的快乐是假装的 / 纯情 / 玫瑰心 / 无人喝彩

[附录四] 姜丰：亦美女亦作家 / [附录五] 花相似 / 寻友朱碧启事 / [附录六] 姜丰和《1998年的爱情》 / [附录七] 听姜丰谈起《1998年的爱情》 / [附录八] 檀小宝语录

189

结婚季(2004年10月)

生命里最明亮的逗号

[附录九] 姜丰和她的爱情

196

顾影自“怜”

——午夜时分写给我的秘密情人

010 飞一样飞





辩论季

(1993年8月)

一直相信人生的某种机缘。

一直相信有一个既定的驿站，在远方召唤命运的列车。

一直相信青春应该做点什么，好让平淡如水的生活里，有一点激动与喝彩，好让如梭的岁月无声流逝以后，总还有点什么值得回忆和纪念。



我是一个名气很小的名人。

在中央电视台做了八年主持人，也没混到脸熟，偶尔被人认出，大部分时候不会，在“雅秀”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时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，要是换上我的一些同

事就不方便了。本来认出认不出在我都没什么，可气的是，事情往往适得其反。越是不想让人认出来的时候，倒准会被人认出来，乔

小名人的名片

装打扮、隐姓埋名都不行。比如说，某月某日，沉不住气去医院妇科做检查，特意穿戴得比较保守和老成，尽量往已婚中年妇女的形象上靠，还去掉平时的隐形眼镜，戴上有镜框的眼镜，出门之前，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。不仅如此，俺还买了个新病历本，起了个假名字：孙萍——俺妈的姓，俺姐的名，外人怎么也联系不到姜丰二字。谁知，硬让火眼金睛的护士给瞧出破绽，说，哎，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吧？虽说心虚，但表面上也得将谎言进行到底啊。我就镇定地说，真的啊，像哪个主持人？护士说，姜丰啊，你就是姜丰吧？我嘿嘿一笑，说，是就好了。

好像姜丰真是多有名名人似的。

又比如说，和群友吃饭，总有热情的好事之友，介绍我时偏要隆重推出——对人家说：你们看这位是谁，是

不是很眼熟，认出来了吗？人家多是认不出，只好敷衍说，是啊，好眼熟……我的好事之友就在旁边继续启发啊，暗示啊，还很着急，像猜题节目的主持人似的。俺知道人家不认识俺，就赶紧主动接上话茬，自报家门：姓甚名谁，以及在哪里工作，否则不就真把自己当名人了吗——姜丰这两个字又没有那么如雷贯耳，不加前缀后缀不行啊，makes no sense；可对方的表情还是很茫然的样子；无奈之下，好事之友只好亮出底牌，说，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啊！人家又会有些不好意思地问：哦，难怪这么面熟，哪个节目啊？但是如果提到大学生辩论，往往是好事之友的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即恍然大悟，相见恨晚。

于是，辩论就成了人家介绍我时最有效的一个定语。

从时间上讲，辩论当然不该算在毕业十年里，那时我还没有毕业。我和复旦队友去新加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是1993年暑假，一年以后，我毕业离开复旦，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。可是这个辩论赛，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赛事，它是后来这十年的铺垫和背景，如同一本书的引子——情节还没有真正展开，但这个交代却必不可少。辩论对我的确是很特殊的。直到今天，提起姜丰，大家马上联想到的不是我的《文化视点》，也不是我的书，而是辩论。

我把“辩论季”放在开头，主要也起一个名片的作用，提醒那些因新加坡的国际大专辩论会而或多或少知道我的读者：此姜丰乃彼姜丰也，当然，更是希望辩论爱好者爱屋及乌啦。